

06 心理阴影



热血男儿
铁血卧底

我和郑勇都打着寒战。宁志自从执行完那次任务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回来的路上一句话都没说，从那时开始就浑身散发出一种骇人的阴沉劲儿。郑勇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小宁没事吧？你看他眼睛那么红，我看着都觉得疼得慌。”宁志听到了郑勇的嘀咕，慢慢抬起头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盯着郑勇，一步步地靠近他。郑勇梗着脖子，喉头动了动，说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宁志一言不发，俯下身子看着座位

上的郑勇，脸越凑越近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吓得郑勇差点儿从椅子上溜下来，说：“你他妈疯了吧。”

宁志笑着，坐在郑勇的椅子上说：“我一直在想那几个死刑犯挨枪之前是什么心情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时又在想些什么，我越想心越寒，越想越害怕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还想？”

宁志说：“你们说，当时他们是希望我们走慢点儿，还是走快点儿赶紧打完了拉倒？”

郑勇说：“要是我就希望赶紧挨完枪子儿算了。”

宁志发了一会儿呆，往桌子上一趴，头埋在胳膊下面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有心理阴影了。”

郑勇说：“那些人都罪有应得，我们也算为民除害了。你这个人立场有问题，处决那种人还有什么心理阴影？”

我承认，我也时不时想起那些死刑犯绝望的呜咽，但没敢深想，就是因为越想越害怕。经宁志这么一提，积蓄了几天的情绪瞬间翻涌上来。我抓着铅笔想在纸上乱画几笔，手指却无力。

这时，徐卫东走进来，坐到我们对面。屋里特别静，只有他在低声说话：“以后，你们要对付的罪犯可不会像这次一样背对着你们，乖乖跪在那里等你们开枪。你们会看着他们的眼睛，要么将他们制服，要么被他们打死。或者，他们会从你们背后开枪，你们死都不会知道敌人长什么样，所以，你们脑袋后

面都要长眼睛。”

郑勇说：“我明白，就是要我们机警、果断。”他显然对自己在刑场上的表现很满意，热切地看着徐卫东，像在等着徐卫东的夸赞。

徐卫东看着他，说：“如果要你击毙的人是个女人呢？是个漂亮的女人，或者是个面目慈祥的老太太，又或者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，你还能从容做到吗？”

郑勇想了想，哑巴了。

宁志还趴在桌上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只要是任务、是命令，我管她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。”

徐卫东深深看了宁志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站起身说：“需要的话，我安排总队的心理医生给你们看看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需要。”

宁志抬起头说：“那心理医生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？”

郑勇说：“还是给我们安排新任务吧。”

徐卫东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，丢下3个字：“待命吧。”

徐卫东没有对我们那次执行任务进行任何评价，既没有祝贺我们成功，也没有批评我们失败。可是这件事对我们而言，是有生以来的第一大事了。面对徐卫东没有半点儿表情的脸，我们谁也不敢多嘴，只能听从他的命令继续接受训练、待命。

周日的傍晚，我们3个人正坐在操

场的双杠上抽烟、聊天，徐卫东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和郑勇嗖地从双杠上跳了下来，整了整衣服。宁志像是没看到徐卫东一样，嘴里叼着烟哼着歌，一条腿挂在杠上来回晃悠。

徐卫东看都没看我和郑勇一眼，走过来站在双杠旁，将手里的一沓资料丢到宁志怀里，双手按住双杠将身体撑起来轻轻一甩，与宁志坐在一起，眯着眼睛看着落日舒了口气说：“挺会挑地方的。”

我和郑勇这才意识到，刚才一着急，忘记了徐卫东一再要求我们不能有明显军姿出现的话，彼此对视了一下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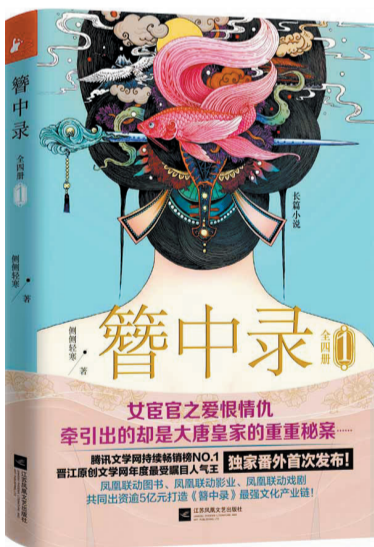
徐卫东对我们轻轻摆了摆手，示意我们坐上去。我和郑勇赶紧争着抢着往上跳，动作没轻没重，结果我们是坐上去，却把徐卫东和宁志都晃了下来。我和郑勇看了看站在地上的徐卫东和宁志，僵直地坐在杠上面面相觑。

宁志打开文件夹，刚翻了一页就惊讶地看着徐卫东：“七大项目？”

我赶紧伸头去看，果然是七大项目的训练科目表。以前在学校，我们需要在学习保密条例后，才能在电教室里观摩七大项目的录像演示。按教官的话说就是：“看看知道怎么回事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。”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接触那些训练科目。

（摘自《任务：活着再见1》邵雪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38 去找周子秦



迷雾重重
谁是真凶

王若当时有点儿不自然，还匆忙补了一句：“她年纪大了，可能就不再回来，留在老家颐养天年了吧。”

不回来了，这是真的不会回来了。

黄梓瑕想着王若那浅浅的笑靥和可爱至极的羞怯神情，只觉得微有恍惚，仿佛被那庭院里的紫藤迷了眼。

黄梓瑕没有去找陈念娘，她先回到夔王府，把肖像放在李舒白面前，将户部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，然后指着自己的眉间说：“冯忆娘和那具女尸，左眉间

都有一颗黑痣，但我那天没能看清陪在王若身边的那个新娘眉间是否有痣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一个可以着手的点。”李舒白难得露出愉快的神情，将捧在手中的琉璃瓶轻轻放在案头，琉璃瓶中的小鱼略微受惊，摆了一下那长长的尾巴。

“一个从扬州来的乐坊琴师，陪同一个高门世家的女子到京城参加选妃，然后死在幽州流民之中，听起来，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值得深究的事情。”李舒白显然对她带回来的情报很满意，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，“那边有其他你觉得不对劲的事儿吗？”

黄梓瑕拔下簪子，在桌上画着：“我以为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又赶紧将手抬起，把散落下来的满头长发拢住，然后立即用簪子束好。

李舒白望着她不说话，她讷讷地将手放下，说：“习惯了，老忘记自己现在是小宦官，只有一根簪子束着发……”

“什么怪毛病，一三三四都记不住。”李舒白微皱眉头，从案上扯了一张纸丢给她。

黄梓瑕取过一支笔，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然后在纸上依次写上一二三，说：“第一点，之前我们说过，王若的生辰问题；第二点，王若的身后主使之人到底是谁？与琅邪王家有无关系？第三点，据陈念娘说，冯忆娘是临时受命

护送故人之女进京的，可我感觉，她们应该之前就认识，因为王妃的琴艺很可能是冯忆娘教的，学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乐坊内的那些曲子……比如《柳绵》。”

“琅邪王家是百年大族，居然让一个扬州乐坊里出来的琴师教姑娘弹这种曲子，还请她陪护族女赴京参加选妃，这是最大疑点。另外……”李舒白目光微冷，声音也转而缓慢低沉，“也许他们觉察到冯忆娘不应该再存在于这个世界，不然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，冯忆娘便死了。”

“如今待证实的问题是，那个和冯忆娘相似的死去的女人，到底是不是她。毕竟，世上有长相相似者，一张肖像不可为证，我当时又没能看清王妃身边那个新娘的左眉间是否有黑痣。”

李舒白微皱眉头，用手指轻敲着书桌，须臾，说：“以我对户部那群差役的了解，那些能偷懒且且偷懒的家伙，必定做不到焚尸深埋。”

黄梓瑕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觉得头皮有点儿发麻。

果然，李舒白拉开抽屉丢给她一个小金鱼儿，说：“崇仁坊董仲舒墓旁周宅，你去找他家小少爷周子秦。”

黄梓瑕当然还记得这个立志当作家的周家小少爷的事情，那种不祥的预感更强烈了：“王爷要我去是……”

他看着她，唇角又露出那种微微向上的弧度。真奇怪，他明明对着她在

笑，她却觉得毛骨悚然，冒出一种自己马上就要被面前之人踹下池塘的预感。

果然，他说：“当然是让你和周子秦一起把尸体挖出来验一验。”

黄梓瑕此时觉得自己快崩溃了。

“夔王爷！我是个姑娘！我是个年方十七岁的姑娘！你让我半夜三更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去挖尸体？”

“你以前不是经常跟着你爹查案吗？我想你见过的尸体必定不少。”面对她的不满，李舒白毫不动容，只轻轻瞥了她一眼，“还是说，你为父母伸冤之类的话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根本不是真心要做？”

黄梓瑕看着他那微微扬起的唇角，那种看好戏的神情，心中满是愤懑，但听到他提起自己的父母，一时间，那种冷水浇头的感觉仿佛在她的身上蔓延。

黄梓瑕，你当时不是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将世间一切置之度外，唯有家人的血仇，才是你活下来的理由吗？

她用力咬一咬牙，一把抓住桌上的小金鱼儿，转身就走。

李舒白说：“走快点儿吧，快到初更了，京城要开始宵禁了。”

她回头怒吼：“给我弄一匹马！”

他扬手打发她走：“给你两匹，快点儿去！”

（摘自《簪中录》侧侧轻寒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